

穿越武关河之一

## 从二郎庙到梅庄

袁石军

三年前的深秋,收到李育善老师亲笔签名的《走过丹江》,受宠若惊之余,滋生出一丝野心:何时也能东施效颦,将家乡的武关河走一遍,并用稚嫩的文字记录下武关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印记?

武关河发源于蟒岭主脊南侧的丹凤县庾岭镇土地沟,由北向南流经庾岭、岱庄、武关,于商南县金丝峡镇注入丹江,全长110多公里。它像一条不屈不挠的长龙,在蟒岭深处百折千回,冲破重重阻隔,义无反顾地投入丹江的怀抱。

如果说李育善老师走丹江是从源头开始,解读一滴水到一条江的密码,我则想从下游开始,试图完成一次灵魂的回归。

在这个千山沉静、万壑挂彩的季节,我冒着沉沉的雾气,从西磨沟口伴着武关河顺流而下20多公里,来到武关河下游第一村——商南县金丝峡镇二郎庙村。

站在村边眺望,东面一条山脉和西面一条山脉交错伸向武关河边,S型的

河水静静地流淌着,很像一幅太极图。当地七旬老人王从来告诉我,因东西两条山脉像两条龙,很早以前这里修了一座庙,叫二龙庙,因龙和郎读音接近,后来改成了二郎庙。

走过大桥,进入村子,白墙黛瓦、篱笆院墙、卵石楼门,处处别具匠心,与周围彩色的群山构成美轮美奂的画卷。

桥头有一棵参天大树,走近细看,是棵皂荚树,粗大挺拔,枝叶繁茂,据说树龄已有300多岁了。

树边撑起几座帆布棚,商品琳琅满目。一座院子里,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烤火。

听王从来老人说,二郎庙村到县城有40多公里,原来通有班车,交通很方便。这几年因私家车多起来,班车没生意就停了,他明天要去县城换社保卡,正在打听谁的车顺路。

得知我要去村史馆,老人欣然带路。攀谈中得知,他的两个儿子在深圳和广州打工,因疫情影响,平时不回来。

老人说,二郎庙村这几年政府投资很大,商洛日报社也派干部住在村上,村里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乡亲的生活

比以前强多了,春夏时节,有不少城里人来到村里游玩。

走到村史馆门口,首先被一座高大的圆筒吸引了眼球。从介绍中得知,2018年,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残骸坠落在二郎庙村兴家沟,村上将其运回来安放在村史馆旁,现已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
村史馆门口有一副对联,上联是“一村一部人文史”,下联是“千屋千张民俗图”,左边挂着“商洛日报社记者走基层社会实践基地”的牌子。门口还有石磨子、石春,一片格桑花随风摇曳。

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,在二郎庙村,我看到了乡村的未来。

沿二郎庙溯流而上,山坡挂彩,妖娆多姿,不多时来到蒋家庄。蒋家庄原本是个行政村,机构改革后并到二郎庙村。村庄坐落在武关河西岸半山洼间,整齐的二层小楼形成一条小街,修摩托、零售的琳琅满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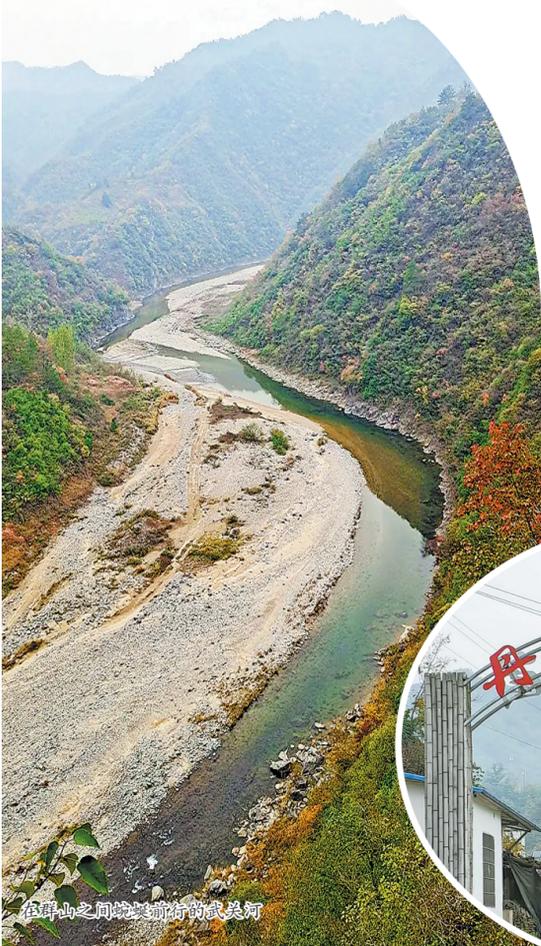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的行政区划并非因地势划分,更多考虑到人文因素。比如从二郎庙到楼子村,区划犬牙交错,一会儿在商南境内,一会儿在丹凤境内,让人既觉得新奇又有点不适应。

从蒋家庄跨出一道斜梁,进入丹凤境内,来到梅庄村,映入眼帘的是“丹菇食用菌”产业基地的拱门。

大河边的平地里,建起了一排排香菇大棚。进入棚内,一行行排列整齐的香菇架上,簇拥着小伞一样的嫩菇,几位妇女正在劳作,棚外的背篓里装满了刚刚采摘的鲜香菇。

说起梅庄村,不得不提一位叫阮联航的汉子。前几年,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他带头出资10万元,同时动员村干部和群众集资,成立了丹菇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,发展香菇上百万袋,实现了“空壳村”向“富裕村”的华丽转身,集体经济发展的“梅庄模式”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。

乡村要振兴,产业是关键。如果家门口能挣到钱,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。这几年,梅庄村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,还在阮家岭、梅子洼流转土地发展千亩茶园,种上大片油菜,建起光伏电站,吸引网红达人来此直播带货,老百姓的日子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富裕起来的梅庄人建起了文化广场,安装了太阳能路灯,精神生活也是丰富多彩。



在群山之间蜿蜒前行的武关河



丹菇食用菌产业基地



秋冬时节的乾佑河

## 乾佑河岸边的生命守护者

杨建东 黄华涛

乾佑河是镇安境内除旬河外最长的一条河,流过镇安县青铜关镇铜关村时,在这里拐一个大弯,一头扎向梅花铺后直入旬阳小河口,向丹江口而去。

20世纪80年代,青铜关有个渡口。那时候交通不便,河上还没有大桥,乾佑河两岸的群众过河基本上是徒步涉水,每逢阴雨天气,河水暴涨,两岸交通就会中断。

居住在青铜关镇铜关村渡口的卢进明,从小就生活在乾佑河边。从16岁第一次在河里救人,到如今累计挽救(打捞)溺水者16次,被当地群众称为乾佑河岸边的“守护神”。

近日,笔者采访了这位默默无闻的平民英雄,听他讲述那些难忘的“捞人”故事。

## 救人前我什么都没想

卢进明第一次救人,说起来也是一次意外,但这种意外与他常年在乾佑河岸边生活的警惕性有很大关系。

大约是1983年,卢进明只有16岁,还在读初中。一天,他与大人一起去河对岸拾柴火,回来的时候路过乾佑河柳树湾,发现河岸边有一堆衣服,却不见人影。卢进明一下子警觉起来,直觉告诉他有人落水了,而且已经沉入水底。

凭借多年在乾佑河边生活的经验,他快速判断落水者可能的位置,衣服都没脱就跳入水中救人。卢进明说,幸亏这天河水是清的,他在水中张开眼睛能看清情况,很快就发现了在河底一动不动的落水者,凭借水性将其拉上了河岸。

同行的吴克银也是乾佑河边长大的人,有一定的救人知识,他们一起抢救落水者,直到他有了呼吸。落水者叫郭吉山,后来参军转业到榆林工作,多年后还邀请卢进明

去榆林玩,感谢卢进明的救命之恩。

如果说第一次救人是个意外,那么没过多久他又救了他的老师,不能不说是他具有超人的判断能力。

卢进明回忆说,那天学校正在开运动会。由于学校在乾佑河边,就因地制宜地增加了一些水上项目。当所有人都在为参赛选手加油的时候,卢进明发现教师吴某落在了后面,双手双脚都在胡乱拍打水面,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他是溺水了,便一个猛子扎下去,把吴老师救了上来。等吴老师喘过气来,才说如果不是卢进明来得快,自己可能要淹死了。

2007年,镇安修建高速公路,卢进明的妻子在河道为施工队开搅拌机。他没事想去帮个忙,没想到刚走到河边,便听见施工人员在河边喊“救命”,原来是青铜关镇悦星村两个10多岁的女孩子落水了。卢进明条件反射般冲到河边,一把拉起挂在河边小树上的一位落水者后,另一位落水者却不见人影。卢进明又凭借多年经验,看见浑水中有人影一闪而过,救人机会稍纵即逝,他来不及犹豫一头扎入水中,把这个小女孩顶了上来。后来这个女孩考上了大学,毕业后在县城某单位上班,每年大年三十都会带上礼品去看望卢进明,并把卢进明当成自己的父亲一样,陪他过年。

有人问卢进明:“你救人就不怕自己危险?”卢进明说:“其实自己救人就是一种本能,整天生活在河边,看见有人落水,自己就想着赶紧救人,生命比啥都重要。”

## 对死者应有起码的尊重

比起挽救落水者的生命来说,卢进明遇见更多的是打捞遇难者遗体。这些说起来比较沉重。

2006年,青铜关村民杨某的父亲不幸被水冲走,尸体在下游约一公里处被高速公路施工人员发现,但是由于河水太大,没人敢下河去打捞尸体。如果尸体被急流冲走,再要找到可能就困难了,当大家还在犹豫的时候,卢进明已独自下了河,凭借过硬的游泳技术,在急流中将遇难者遗体打捞了上来。

同样是2006年,在高速公路施工队打工的福建舅甥二人,在青铜关狮子岩隧道口外同时溺亡,发现尸体后已经冲到旬阳小河口了。卢进明又独自潜入河底,将溺亡的一人打捞上来,当他准备再次下河打捞另一人的时候,有个当地村民却阻止了他。对方向施工队索要捞人费用,卢进明感到很无奈,但也无能为力。后来,施工队出钱让这位村民打捞出了另一具尸体。对此,卢进明只能摇头叹息。

2013年,读大学一年级的一位大学生回到老家青铜关,和表弟去乾佑河关岭子游泳,二人不幸溺亡。发现时,只有衣服在河边,不见人,村民搜救三小时没有结果,天黑后被迫停止搜救。卢进明第二天知道消息后,一个人来到河边,再次凭经验准确判断出落水者的位置,不到十分钟就捞出两具遗体。本村人董某落水后,在青铜关前湾发现遗体。河水湍急,尸体有再次被冲走的危险,卢进明不顾个人安危,一个人游过激流将遗体打捞上岸。卢进明说,让他略感安慰的是自己作为村干部,已经垫钱为这位落水者买了意外险,也算是对死者的亲人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。

## 救人者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

卢进明说,这些年来,自己在乾佑河见到太多的溺



11月15日,卢进明在乾佑河边向青铜关中学学生讲述自己救人的故事。

水事故,都说水火无情,真心希望大家都能远离危险。

卢进明想告诉大家,救人必须先保证自己的安全。面对落水者,不懂的人千万不要轻易下水,可采取呼救方式喊其他人来救援。卢进明说,人落水后,一旦有人靠近,落水者就会死死抱住施救者,容易造成两人同时遇难。那些双双溺亡的案例,大多都是这种情况。

卢进明说,自己救人有一定的经验。靠近落水者后,如果发现落水者还有意识,千万不要靠近他,施救者应该假装将手伸出去,落水者就会来抓,这个时候,施救者一个转身,绕到落水者的背后,抓住落水者的衣服或者头发将其拉出水面,这样就摆脱了落水者的纠缠,救人者也不会落入险境。

笔者才知道,这位乾佑河岸的“守护神”之所以能挽救那么多人的生命,原来并不是单凭匹夫之勇啊!